

第十回 假認真參按院反令按院吃驚

詞曰：

雷聲空大，祇有虛心人怕。仰既無慚，俯亦不愧，安坐何驚何訝！向人行詐，又誰知霹靂自當頭下。到得斯時，不思求加，祇思求罷。

——右調《柳梢青》

話說水運拿了過公子謫鐵公子的歌句，竟走回來，見冰心小姐，說道：「我原不要去打聽，還好替這姓鐵的藏拙。侄女定要我去打聽，卻打聽出不好來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有甚不好？」水運道：「我未去打聽，雖傳聞說他是拐於，尚在虛虛實實之間。今打聽了回來，現有確據，將他的行頭都搬盡了。莫說他出醜，連我們因前在此一番，都帶累的不好看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有甚確據？」水運道：「我走到縣前一看，不知是甚麼好事的人，竟將鐵公子做拐子之事，編成了一篇歌句，滿牆上都貼的是。我恐你不信，祇得揭了一張來，與你看一看，便知道這姓鐵的人了。」因將歌句取出，遞與冰心小姐。

冰心小姐接在手，打開一看，不覺失笑道：「恭喜叔叔，幾時讀起書來，忽又能、詩能文了？」水運道：「你叔叔瞞得別人，怎瞞得你？我幾時又會做起詩文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既不是叔叔做的，一定就是過公子的大筆了。」水運跌跌腳道：「侄女莫要冤屈人，過公子雖說是個才子，卻與你叔叔是一樣的學問，莫說大筆，便小筆也是拿不動的，怎麼冤他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筆雖拿不動，嘴卻會動。」水運道：「過公子與這姓鐵的有甚冤讎，卻勞心費力，特特編這詩句誇他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過公子雖與鐵公子無讎，不至於誇他，然胸中還知道有個鐵公子，別個人連鐵公子也未必認得，為何倒做詩歌誇他？一發無味了。侄女雖然是個閨中弱女，這些俚言，斷斷不能鼓動，勸他不要枉費心機！」

水運見冰心小姐說得透徹，不敢再辯，祇得說道：「這且擱在一邊。祇是還有一件事，要通知侄女，不可看做等閑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又有何事？」水運道：「也不是別事，總是那過公子諄諄屬意於你，不能忘情。近因府、縣官小，做不得主，故暫時擱起。昨聞得新點的按院，叫做馮瀛，就是過學士最相好的門生。過公子祇候他下馬，就要託他主婚，強贅了人來。你父親在邊庭，沒個消息，我又是個白衣人，你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家，如何敵得他過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御史代天巡狩，是為一方申冤理枉，若受師命，強要主婚亂倫，則不是代天巡行，乃是代天作惡了。朝廷三尺法，凜凜然，誰敢犯之？叔叔但請放心，侄女斷然不懼。」水運笑道：「今日在叔叔面前說大話，自然不懼，祇怕到了御史面前，威嚴之下，實實動起刑來，祇怕又要畏懼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雖說刑法濫則君子畏，然未嘗因其懼，而遂不為君子。既為君子，自有立身行己的大節義。莫說御史，便見天子，也不肯辱身。叔叔何苦畏懼小人勢利中弄心術？」水運道：「勢利二字，任古今英雄豪傑，也跳不出，何獨加之小人？我就認做勢利小人，祇怕還是勢利的小人，討些便宜。」

冰心小姐又笑道：「既是勢利討便宜，且請問叔叔，討得便宜安在？」水運道：「侄女莫要笑我，我做叔叔的，勢利了半生，雖不曾討得便宜，卻也不曾喫虧。祇怕賢侄女不勢利，就要喫虧哩！到其間，莫要怪做叔叔的不與你先說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古語說得好：『夏蟲不可言冰，螻蛄不知春秋。』各人冷暖各人自知。叔叔請自為謀，侄女僅知有禮義名節，不知有禍福，不須叔叔代為過慮。」

水運見冰心小姐說得斬釘截鐵，知道勸他不動，便轉洋說道：「我下此苦口是好意，侄女既不聽，著我甚急？」因走了出來，心下暗想道：「我毀謗鐵公子是拐子，他偏不信；我把御史嚇他，他又不怕，真也沒法。如今哥哥充軍去了，歸家無日，難道這份家私，與他一個女兒佔住罷了？若果按院到了，必須挑拔過公子，真真興起訟來，將他弄得七顛八倒，那時應了我的言語，我方好於中取事。」因復走來，見過公子，說道：「我這個侄女兒，真也可惡！他一見詩歌，就曉得是公子編成的，決然不信是真。講到後面，我將按院主婚入贅唬他，他倒說得好，他說：『按院若是個正人，自不為他們做鷹犬；若是個沒氣力之人，既肯為學士的公子做使主成婚，見了我侍郎的小姐，奉承還沒工夫，又安敢作惡？你可與過姐夫說，叫他將這妄想心打斷了罷。』你道氣得他過麼？」過公子聽了，大怒道：「他既是這等說，此時也不必講，且等老馮來時，先通一詞，看他還是護我將拜相學士老師的公子，還是護你那充軍侍郎的小姐？」水運道：「公子若是丟得開，便不消受這些寡氣，親家來往，讓他說了寡嘴罷了。若是畢竟放他不下，除非等按院來，下一個毒手，將他拿縛得定定，便任他乖巧，也祇得從順。若祇這等與他口鬥，他如何肯就下馬？」過公子道：「老丈人且請回，祇候新按院到了，便見手段。」二人算計定了，遂別去。

果然過了兩月，新按院馮瀛到了。過公子就出境，遠遠相迎。及到任行香後，又備盛禮恭賀，按院政事稍暇，就治酒相請。馮按院因他是座師公子，祇得來赴席。飲到淡洽時，馮按院見過公子意甚殷勤，因說道：「本院初到，尚未及分俸，轉過承世兄厚愛。世兄若有所教，自然領諾。」過公子道：「老恩臺大人，霜厲雷厲，遠邇肅然，治晚生怎敢以私相干？祇有一件切己之事，要求恩臺大人作主。」馮按院問道：「世兄有甚切己之事？」過公子道：「家大人一身許國，不遑治家，故治晚生至今尚草草衾裯，未受桃矢正室。」馮按院聽了，驚訝道：「這又奇了，難道聘也未聘？」過公子道：「正為聘了，如今在此悔賴。」

馮按院笑道：「這更奇了，以老師臺門鼎望，赫赫巖巖，又且世兄青年英俊，誰不願結絲蘿？這聘的是甚麼人家，反要悔賴？」過公子道：「就是兵部水侍郎的小姐。」馮按院道：「這是水居一了。他今已謫戍邊庭，家中更有何人作主，便要悔賴？」過公子道：「他家令堂已故了，並無別人，便是小姐自己作主。」馮按院道：「他一女子，如何悔賴？想是前起聘定，他不知道。」過公子道：「前起聘定，即使未知，新近治晚生又自央人為媒，行過六禮到他家去，他俱收了，難道也不知道？及到臨娶，便千難萬阻，百般悔賴。」馮按院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世兄何不與府、縣說明，叫他撮合？」過公子道：「也曾煩府、縣周旋，他看得府、縣甚輕，竟藐視不理。故萬不得已，敢求老恩臺大人鐵面之威，為治晚生少平其閨閣驕橫之氣，使治晚生得成秦晉之好，則感老恩臺大人之嘉惠不淺矣。至於其他，萬萬不敢再瀆。」

馮按院道：「此乃美事，本院自當為世兄成全。但恐媒妁不足重，或行聘收不明白，說得未定，一時突然去娶，就不便了。」過公子道：「媒妁就是鮑父母，行聘也是鮑父母親身去的。聘禮到他家，他父親在邊庭，就是他親叔叔水運什麼的。」

瀆老恩臺大人。」馮按院道：「既有知縣為媒，又行過聘禮，這就無說了。本院明日就發牌，批准去娶。」過公子道：「娶時恐他不肯上轎，又有他變，但求批准治晚生去入贅，他就辭不得了。」馮按院點頭應承，又歡歡喜喜，飲完了酒，方纔別去。

過了一兩日，馮按院果然發下一張牌到歷城縣來，牌上寫著：

察院示：照得婚姻乃人倫風化之首，不可違時。據稱，過學士公子過生員，與水侍郎小姐水氏，久已結縭，新又託縣為媒，敦行六禮。姻既已諧，理宜完娶，但念水官遠任，入贅為宜。仰該縣傳諭二姓，即擇吉期，速成嘉禮，毋使標梅愆期，以傷桃夭雅化。限一月成婚，繳如遲，取罪未便！

鮑知縣接了牌，細細看明，知是過公子倚著按院是父親門生，弄的手腳。欲要稟明，又恐過公子怪他；欲不稟明，又怕按院偏護，將水小姐看輕，弄出事來轉怪，他不早說。祇得暗暗申了一角文書上去，稟道：

本縣為媒行聘，雖實有之。然皆過生員與水氏之叔水運所為，而水氏似無許可之意，故至今未決。蒙憲委傳諭，理合奉行，但慮水氏心貞性烈，又機警百出，本縣往諭，恐恃官女，驕矜不遜，有傷憲體。特稟明，伏乞察照施行。

馮按院見了，大怒道：「我一個按院之威，難道就不能行於一女子！」因又發一牌與鮑知縣，道：

察院又示：照得水氏既無許可，則前日該縣為誰為媒行聘？不自相矛盾乎？宜速往諭！且水氏乃罪官之女，安敢驕矜！倘有不遜，即拿赴院，判問定罪。毋違！

鮑知縣又接了第二張憲牌，見詞語甚厲，便顧不得是非曲直，祇得打點執事。先見過公子，傳諭按君之意，過公子滿心歡喜，不消託咐。然後到水侍郎家裏，到門下轎，竟自走進大廳來。叫家人傳話，說本縣鮑太爺，奉馮按院老爺憲委，有事要見小姐。家人人去報知，冰心小姐就心知是前日說的話發作了。因帶了兩個侍婢，走到廳後，垂簾下立著，叫家人傳稟道：「家小姐已在簾內聽命，不知馮按院老爺有何事故，求老爺吩咐。」鮑知縣因對著簾內說道：「也非別事，原是過公子要求小姐的姻事，一向託本縣為媒行聘。因小姐不從，故此擱起。今新來的按臺馮老大人，是過學士門生，故過公子去求他主婚，也不深知就裏，因發下一張牌到本縣，命本縣傳諭二姓，速速擇吉成親，以敦風化。限在一月內繳牌，故本縣祇得奉行。這已傳諭過公子，過公子喜之不勝，故本縣又來傳諭小姐，乞小姐凜遵憲命，早早打點。」

冰心小姐隔簾，答應道：「婚姻嘉禮，豈敢固辭？但無父命，難以自專，尚望父母大人代為一請。」鮑知縣道：「本縣初奉命時，已先申文，代小姐稟過。不意按臺又發下一牌，連本縣俱加督責，詞語甚厲，故不敢不來諭知小姐。或從或違，小姐當熟思行之，本縣也不敢相強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按院牌上有何厲語？求賜一觀。」鮑知縣遂叫禮房取出二牌，交與家人，侍妾傳入。冰心小姐細細看了，因說道：「賤妾苦辭過府之姻，非有所擇也。祇因家大人遠戍，若自專主，異日家大人歸時，責妾妄行，則無以謝過。今按院既有此二牌治罪，赫赫炎炎，雖強暴不敢違，況賤妾弱小，焉敢上抗？則從之不為私舉矣。但恐絲蘿結後，此二牌繳去，或按院任滿復命，又將何以為據？不幾仍妾自主乎？敢乞父母大人稟過按院，留此二牌為後驗，則可明今日妾之迫於勢，是公而非私矣。」鮑知縣道：「小姐所慮甚遠，容本縣再申文稟過按院，自有定奪。二牌且權留小姐處。」說罷，就起身回縣，心下暗想道：「這水小姐，我還打算始終成全了鐵公子，做一樁義舉。且他前番在過公子面上，千不肯，萬不肯，怎今日但要留牌票，便容容易易肯了？真不可解！到底是按院的勢力大。水小姐既已應承，卻無可奈何，祇得依他所說。」做了一套申文，申到按院。

馮按院看了，大笑道：「前日鮑知縣說此女性烈，怎見我牌票便不例了！」因批回道：

據稟稱，水氏以未奉親命，不敢專主，請留牌以自表，誠孝義可嘉！但芳時不可失，宜速合卺，以成雅化。既留前二牌為據可也。

鮑知縣見按院批准，隨又親來報知水小姐。臨出門又叮囑道：「今日按臺批允，則此事非過公子之事，乃按臺之事了，卻遊移改口不得。小姐須要急急打點，候過公子擇了吉期，再來通報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事在按院，賤妾怎敢改口？但又恐按院想過意來，轉要改口。」鮑知縣道：「按臺於大學士，師生也。極力左袒，焉肯改口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這也定不得。但按院既不改口，賤妾雖欲改口，亦不能矣。」鮑知縣叮囑明白，因辭了出來，又去報知過公子，叫他選擇吉期，以便合卺。

過公子見說冰心小姐應承，喜不自勝，忙忙打點，不題。正是：

莫認桃夭便好逑，須知和應始雌鳩。

世間多少河洲鳥，不是鴛鴦不並頭。

卻說馮按院見水小姐婚事，虧他勢力促成，使過公子感激，也自歡喜。又過了數日，馮按院正開門放告，忽擁擠了一二百人入來，俱手執詞狀，伏在丹墀之下。馮按院吩咐，收了詞狀，發放出去，聽候掛牌。眾人便都一擁去盡，獨剩下一個少年女子，跪著不去。左右吆喝出去，這女子立起身，轉走上數步，仍復跪下，口稱：「犯女有犯上之罪，不敢逃死，請先畢命於此，以申國法，以彰憲體。」因在袖中，取出一把雪亮的尖刀，拿在手裏就要自刺。馮按院在公座上突然看見，著了一驚，忙叫人止住，問道：「你是誰家女子？有甚冤情？可細細訴明，本院替你申理，不必性急。」

那女子因說道：「犯女乃原任兵部侍郎、今遣戍罪臣水居一之女水氏，今年一十七歲，不幸慈母早亡，嚴親遠戍，孑孑小女，靜守閨中，正茹檠飲泣之時，豈敢議及婚姻？不意奸人過其祖，百計營謀，前既屢施毒手，幾令柔弱不能保守；今又倚師生勢焰，復逞狼心，欲使無瑕白璧，痛遭點污。泣思家嚴雖謫，猶係大夫之後，犯女雖微，尚屬閨閣之餘。禮義所出，名教攸關，焉肯上無父母之命，下無媒妁之言，而畏強暴之威，以致失身喪節？然昔之強暴雖橫，不過探丸劫奪之雄，尚可卻避自全；今竟假朝廷恩寵，御史威權，公然牌催票勒，置禮義名教如弁髦，一時聲勢赫赫，使閨中弱女，魂飛膽碎。設欲從正守貞，勢必人亡家破。然一死事小，辱身罪大，萬不得已，於某年某月某日，瀝血明冤，遣家奴走闕下，擊登聞上陳矣。但閨中細女，不識忌諱一時情詞激烈，未免有所干犯。自知罪在不赦，故俯伏臺前，甘心畢命。」說罷，又舉刀欲刺。

馮按院初聽見說過公子許多奸心，尚不在念，後聽到遣家奴走闕下，擊登聞上陳，便著了忙。又見他舉刀欲刺，急吩咐一個小門子，下來搶住，因說道：「此事原來有許多緣故，叫本院如何得知？且問你：前日歷城縣鮑知縣稟稱，是他為媒行聘，你怎麼說下無媒妁之言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鮑父母所為之媒，所行之聘，乃是求犯女叔父水運之女，今已娶去為正室久矣，豈有一媒一聘娶二女之理？」馮按院道：「原來已娶過一個了。既是這等說，你就該具詞來稟明，怎麼就輕易上本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若犯女具詞可以稟明，則大人之憲牌不應早出，據過公子之言而專行矣。若不上本，則沉冤何由而白？」馮按院道：「婚姻田土，乃有司事，怎敢擅瀆朝廷？莫非你本上別捏虛詞，明日行下來，畢竟罪何所歸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怎敢虛詞？現有副本在此，敢求電覽。」因在懷中取出

呈上。馮按院展開一看，祇見上面寫著：

原任兵部侍郎、今遭戍罪臣水居一犯女水冰心謹奏：為按臣諂師媚權，虎牌狼吏，強逼大臣幼女，無媒苟合，大傷風化事。竊惟朝廷政治，名教為尊；男女人倫，婚姻託始。故往來說合，必憑媒妁之言；可否從違，一聽父母之命。即媒約成言，父母有命，亦必需六禮行聘，三星照室，方迎之子於歸。從未聞男父在朝，未有遣媒之舉，女父戍邊，全無允諾之辭。而按臣入境，一事未舉，先即連遣虎牌，立勒犯女，無媒苟合，欲圖諂師媚權，以極私恩，如馮瀛者也。犯子柔弱，何能上抗？計惟有刎頸憲墀，以全名節。但恐冤沉莫雪，怨郁之氣，蒸為災異，以傷聖化，故特遣家奴水用，蹈萬死擊登聞鼓上聞。伏望皇仁垂憐，凌虐威逼死之苦，敕戒按臣，小有公道，則犯女雖死，而情同犯女者，或可少偷生於萬一矣。臨奏不勝幽冥感憤之至！

馮按院纔看得頭一句「諂師媚權」，早驚出一身冷汗；再細細看去，忽不覺滿身抖起來。急忙看完，又不覺勃然大怒。欲要發作，又見水小姐手持利刀，悻悻之聲，祇要刺死。倘自刺了，一發沒解。再四躊躇，祇得將一腔怒氣，按納下去，轉將好言勸諭道：「本院初至，一時不明，被過公子蒙蔽了。祇道婚姻有約，故諄諄促成，原是好意，並不知全無父母之命，倒是本院差了。小姐請回，安心靜處，本院就有告示，禁約土惡強婚。但所上的本章，還須趕轉，不要張揚為妙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既大人寬宏，犯女焉敢多求？但已遣家奴，長行三日矣。」馮按院道：「三日無妨。」因立刻差了一個能干舍人，問了水小姐家人的姓名、行狀，發了一張火牌，限他星夜趕回，立刻去了，然後水小姐拜謝出來，悄悄上了一乘小轎回家。

莫說過公子與水運全然不曉，就是鮑知縣一時也還不知。過公子還高高興興，擇了一個好日子，通知水運。水運因走過來，說道：「侄女恭喜！過公子入贅，有了吉期了。」冰心小姐笑一笑道：「叔叔可知這個吉期，還是今世，還是來生？」水運道：「賢侄女莫要取笑，做叔叔的便與你取笑兩句，也還罷了。按院代天巡狩，掌生殺之權，祇怕是取笑不得的哩！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叔叔猶父也，侄女安敢取笑？笑今日的按院，與往日的按院不同，便取笑他也不妨。」水運道：「既是取笑他不妨，前日他兩張牌倒下來，就該取笑他一場，為何又收了他的？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收了他的牌票，焉知不是取笑？」

正說不了，祇見家人進來，說道：「按院老爺差人在外面，送了一張告示來，要見小姐。」冰心小姐故意沉吟道：「是甚告示送來？」水運道：「料無他故，不過催你早早做親。待我先出去看看，若沒甚要緊，你就不消出來了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水運因走了出來，與差人相見過，就問道：「馮老爺又有何事，勞尊兄下顧？莫不是催結花燭？」差人道：「倒不是催結花燭。老爺吩咐說：老爺因初下馬，公務繁多，未及細察，昨纔訪知水老爺戍出在外，水小姐尚係弱女，獨自守家，從未受聘，恐有強暴之徒，妄思謀娶，特送一張告示在此，禁約地方。」因叫跟的人將一張告示，遞與水運。

水運接在手中，心中吃了一驚，暗想道：「這是哪裏說起？」心下雖如此想，口中卻說不出。祇得請差人坐下，便拿了進來，與冰心小姐看，道：「按院送這張告示來，不知為甚？你可念一遍與我聽。」冰心小姐因展開，細細念道：

按院示：照得原任兵部侍郎水宦，勤勞王事，被遣邊庭，止有弱女，尚未受聘，守貞於家，殊屬孤危。仰該府該縣，時加存恤，如有強暴之徒非禮相干，著地方並家屬，即時赴院稟明，立拿究治不貸！

冰心小姐念完，笑一笑道：「這樣嚇鬼的東西，要他何用！但他既送來，要算一團美意，怎可拂他！」因取出二兩一個大封送差人，二錢一個小對賞跟隨，遞與水運，叫他出來打發。水運聽見念完，竟呆了，開不得口，接了封兒，祇得出來送了差人去了。復進來說道：「賢侄女，到被你說道了，這按院真與舊不同。前日出那樣緊急催婚的牌票，怎今日忽出這樣禁約告示來，殊不可解！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有甚難解了？初下馬時，祇道侄女柔弱易欺，故硬要主婚，去奉承過公子。今訪知侄女的辣手，恐怕害他做官不成，故又轉過臉來，奉承侄女。」水運道：「哥哥又不在家，你有甚麼手段害他，他這等怕你？」冰心小姐笑道：「叔叔此時不必問，過兩日自然知道。」

水運滿肚皮狐疑，祇得走了出來，暗暗報知過公子，說按院又發告示之事。過公子不肯信，道：「那有此事？」水運道：「我非哄你，你急急去打聽，是甚麼緣故？」過公子見水運說是真話，方纔著急，忙乘了轎子去見按院。前日去見時，任是事忙，也邀入相見。這日閑退後堂，祇推有事不見。過公子沒法，到次日又去，一連去了三四日，俱回不見。心下焦躁道：「怎麼老馮也就變了！他若這等薄情，我明日寫信通知父親，看他這御史做得穩不穩！」祇因這一急，有分教：

小人逞醜，貞女傳芳。

不知過公子畢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